



# 一首被万州人误读的宋诗 陆游，最深情的“毒舌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志

自古以来，重庆万州以林泉胜境之美、水陆交通之便，为名流雅士、迁客骚人所向往流连。历代诗坛顶流多数到过万州，并驻足吟咏，留下的作品传诵至今。那么，这些诗人中，谁被万州人吐槽最多？我想陆游大概率会“胜出”。

1170年，陆游进川，就任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通判。两年后，陆游应四川宣抚使、老友王炎之邀，到川陕边境、抗金前线的南郑（今陕西汉中一带）协助战事。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军，内心充满激动和期待，他期望从此开启不一样的人生，实现二十岁时立下的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军书”的报国夙愿。

1172年正月，48岁的陆游安顿好家眷，只身从夔州乘船逆流而上，在万州城舍舟登岸。他在万州小住三日，从江北到江南，从太白岩到岑公洞，交友、游览、吟诗、宴饮，脚步轻快，心情愉悦，留下了《岑公洞三首》和《万州放船过下岩小留》等几首诗作。然后冒雪策马仗剑沿万梁驿道一路跋涉，奔赴南郑。一年后，他回忆起在万州的短暂欢愉，写下了《偶忆万州戏作短歌》。

陆游的万州诗，给人印象最深的，莫过于这首“惹祸”的《偶忆万州戏作短歌》。诗的开头这样写道：

峡中天下最穷处，万州萧条谁肯顾？  
直指万州

乃“峡中天下最穷处”，萧条得人们都不愿光顾，如此不留情面的书写，让后世的万州人情何以堪？我也曾犯嘀咕：“这个陆老头，咋这么说呢？一点面子都不给。”不过，冷静思之，陆游所描绘的却是南宋时期万州的客观现实。相比峡中邻县，万州独立设县的历史并不算早，南宋时期仍属蛮荒之地。与陆游同为“南宋四大家”的诗人范成大在《吴船录》里曾如是描写万州：“邑里最为萧条，又不及恭（重庆）、涪（涪陵）。”其实，我们大可不必为历史上万州的贫穷而感到羞愧，但我们有责任不让“峡中天下最穷处”的历史重演。

去年正月偶过之，曾为巴人三日住。

陆游接着写道：去年正月我偶然经过这里，曾经当了一回巴人，住了三天。正当我们为陆游对万州的评语而感到沮丧时，诗人却笔锋一转：

南浦寻梅雪满舟，西山载酒云生屐。

至今梦听竹枝声，灯火纷纷驿前路。

这四句诗使人眼前一亮，原来这最穷、最萧条的地方竟如此美妙：“在古南浦乘舟寻梅，雪花落满了一船。当地朋友背着美酒登上西山，白云从脚下缓缓升起。至今梦中常常听到竹枝曲，驿站前灯火繁盛的夜市景象令人难忘。”陆游以生花的妙笔，浓缩了他对万州之美的发现、认识以至留恋的过程。诗的最后四句写道：

残春犹客蜀江边，陈迹回思一怆然。

渐老定知欢渐少，明年还复忆今年。

意思是说，如今已是残春时节，我还

在蜀江边作客。过去的那些经历回想起来使人感到悲伤。我渐渐地老去，定然知道欢乐也将越来越稀少，明年还会回忆起今年的情景。陆游解密其中原因——因为万州给他带来了欢乐，渐渐稀少的欢乐，多么珍贵啊！在南郑前线度过的八个月，是陆游风雨人生的高光时刻。这段经历，改变了陆游的人生轨迹，扭转了诗风，也

让其澎湃的爱国激情达到了高潮。然而，由于宋金议和，1172年10月，南宋朝廷将王炎调离了抗金前线，陆游也改任成都府安抚使司参议官，盘槊横戈、衔枚夜行的军旅生涯戛然而止。11月，陆游携家眷赴任成都。次年春末，因壮志难酬而心境悲凉的陆游在蜀江边写下了这首《偶忆万州戏作短歌》。

读完全诗，再回头来看头两句，分明是正话反说，先抑后扬：万州虽然是“峡中天下最穷处”，但谁说萧条得无人光顾？我以亲身体验告诉你，万州不仅有美景、美酒，还有竹枝声里浓郁的人间烟火气，曾经给我带来了难得的欢乐！我不仅“顾”了，还想再“顾”，你若被“最穷处”的说法所蒙蔽，那你就亏大了。

陆游在万州小住期间，不仅登临了西山，还畅游了长江南岸的岑公洞，一气呵成连写三首《岑公洞》，表达了诗人对功名利禄的厌弃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。岑公洞相传是隋末道士岑道愿隐居修行之所。洞中有一钟乳石平台，像一张天然的石床。洞门有瀑布从悬岩垂下，盛夏飞流如帘。诗中一句“乳石床平可坐卧，水作珠帘月作钩”，真是精妙绝伦，为岑公洞赋予了浪漫的情调和绚丽的色彩。

《万州放船过下岩小留》是记录陆游在万州游踪的另一首诗，其中“醉里偏怜江水绿，意中已想荔枝红”一句，大意是：醉眼迷蒙中我格外喜爱那一江碧波，心里却早已经想着那红艳艳的荔枝。陆游对万州的偏爱，从《三峡歌》的第八首中亦可感受到：“万州溪西花柳多，四邻相映竹枝歌。问君今夕不痛饮，奈此满川明月何！”万州溪西的花柳很多，四周的竹枝歌在应和回荡。我问你，如果不举杯痛饮，怎么对得住这满川明月、一派美景？这无疑是陆游对万州风光毫无保留地推崇和赞赏！

陆游对万州情有独钟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。他视为珍宝的一方名砚——金崖砚，就是在万州寻得的。他后来在砚背刻下一段铭文：“我游三峡，得

砚南浦。  
西穷梁益，东掠吴。  
楚。挥洒淋漓，鬼神风。

雨。百世之下，莫予敢侮。”他说，“我游历三峡，在南浦（今重庆万州）得到了这块砚台，我西行至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，东行至吴地、楚地，用笔时挥洒自如，如同神灵附体，风雨倾泻。即使历经百世，也没有人敢轻视这方砚台。”陆游对万州金崖砚的喜爱溢于言表，这篇砚铭也透露出金崖砚一直陪伴着他西行东归、风雨兼程。宋代朱长文《墨池编》卷六载：“多云万州悬金崖，泊戎、卢二州，皆出石可治为砚，悉求得之。”据专家考证，金崖砚产自万州长滩，其色正黑，细腻如玉，隐隐有金星闪耀，在北宋就被列入全国名砚榜，深受文人墨客喜好。“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”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，这些震撼人心的诗篇，极有可能是陆游饱蘸万州金崖砚池里的墨汁挥毫写就！每念及此，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万州人，自豪感瞬间爆棚。

万州作为长江文明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和三峡的“客厅”，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，播种斯文。若问哪位诗人对万州最是一往情深？剧情反转，我首推陆游！陆游赠予万州的，除了“南浦寻梅雪满舟”“水作珠帘月作钩”的美好，还有“得砚南浦”“百世莫侮”的钟爱，更有“至今梦听竹枝声”“醉里偏怜江水绿”的真情流露。然而我却错把深情当“毒舌”，因误读“最穷处”“谁肯顾”而对陆游满怀怨气，进而对其万州诗心生抵触，多年来不愿细读深研。作为一个万州人，我欠陆游一个道歉。

尊敬的放翁先生，您的深情终究不会错付。隔着800多年的时空，请受晚生一拜！

## 雕像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德奉

在合川的多个展馆、学校、农村，我都能看到一个人的雕像。他是合川的儿子，是合川的骄子。他的名字已与合川融为一体，时常让我们在提到合川时，这个人的形象便浮现在眼前。他叫卢作孚，是雕像的主人。

在一些历史古迹，或者纪念场馆，或者名人旧居，我们能见到许多雕像，他们中，有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、经济学家、英雄人物，也不乏普通的民众，有的已远去千年，有的却近在眼前，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。只因为他们对社会作出贡献，人们便把他们树立起来，让世人不予以忘怀。

历史的积淀便是这些雕像者的累筑，民族文化精神的延传需要一代代人在雕像前叩拜。

卢作孚是抗战时期无数个奉献者之一，在实业救国、教育救国中贡献突出，特别是自宜昌撤退至重庆，天上日机狂轰滥炸，长江三峡激浪阻隔，数千船工日夜不息，万年号子震动川江，大批人员、物资、工厂逆水而行，一出悲壮的历史剧演绎着不朽的民族气节。

在合川的建设和发展中，已将卢作孚的爱国精神、企业家精神深深融入骨髓。现代化的城市，整洁的街区，充满活力的市场，一片生机的场镇，长满高产高质量的庄稼，小汽车奔跑在田野的风景，不正是卢先生理想和实践的延续？

在卢先生祖屋所在的新学村，有一个由刘家院子改造而成的院子。房屋整洁一新，院落不存杂物，花草与院边的庄稼和谐共生，亭台连廊与院坝给村民提供散步和休闲之处。村民们把卢先生的“十皆”乡村建设理念变为现实。“十皆”，即皆清洁、皆美丽、皆有秩序、皆可居住、皆可游览、皆有职业、皆受教育、皆能为公众服务、皆无嗜好、皆无不良习惯。“十皆”理念诞生于抗战时期，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战争年代，卢先生对如此美好的期许从未懈怠，可见卢先生既是一位实践家，也是一个乡村建设的理想主义者。

卢作孚中学、卢作孚小学，位于肖家镇场镇，他们所培育的学生都有良好的综合素质，都有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感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把卢作孚精神全部融入教

学之中，并且在学校的大门上书写着卢作孚先生的教育理念：“学校不是培育学生，而是教育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。”不仅如此，百年的校门古朴而典雅，笔砚一体的雕塑与笔架造型的门庭成为学生永恒的激励，院内百年黄葛兰已长成参天大树，校园苍劲挺拔的景观树见证着曾经的小苗，还有饱经岁月的感人故事、图片，让我们敬畏着雕像的挺立。

这些，都只是卢作孚精神的部分呈现，这样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活着的先生，有生命力的先生，可以永存的先生。如历代的贤们那样，代代相传。

传承是一种滋养，是用先贤的精神和思想滋养传承的人们，数千年来，中华文化的积淀，中国人民的品德，中国国度的特性，就是这样在传承中滋养的结果。而今，我们重视传统文化，国风不息，甚至感染着世界的人民，这是我们追赶历代圣贤、文化自信的步子，人者众，从者众，步子众，风潮向前奔涌。今天，我们仰望卢作孚雕像，践行于当下的工作，便是千万个从行者之一。

在从行的路上，我激动，雕像是一

种引领，  
是一个榜样。

我想，一万年前中华民族的雕像可能只有一个两个三四个。而到了黄帝、炎帝之后，便有数十个。再往后的夏商周，则有数百个。直至今天，何止数千、数万个。

历史不断延伸，中华民族永恒，这样的雕像将组成一个更加伟大的民族雕像群。其中有你，也有我。

